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九届会议

2010年4月19日至30日，纽约

临时议程项目3

讨论特别专题：“土著人民：发展与文化和特性：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3条和第32条”

土著人民与寄宿学校：比较研究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在第六届会议上建议由一名专家着手全面研究土著人民与寄宿学校问题(见 E/2007/43-E/C.19/2007/12, 第 70 段)。这项研究已于 2008 年完成。常设论坛在第七届会议上对这项研究表示欢迎,并要求将其作为第九届会议的文件,用各种正式语文分发(见 E/2009/43-E/C.19/2009/14, 第 68 段)。因此,本文件是土著人民与寄宿学校问题全文报告(E/C.19/2009/CRP.1)的摘要本。



目录

	页次
一. 寄宿学校的历史概况	3
A. 美利坚合众国	3
B. 加拿大	4
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4
D. 澳大利亚	6
E. 新西兰	6
F. 斯堪的纳维亚	7
G. 俄罗斯联邦	9
H. 亚洲	9
I. 中东	10
J. 非洲	11
二. 寄宿学校的目前情况、作风和意识形态	12
A. 北美洲	12
B. 澳大利亚	13
C. 亚洲	14
D. 拉丁美洲	16
E. 俄罗斯联邦	16
F. 斯堪的纳维亚	17
G. 非洲	17
H. 新西兰	18
三. 结论	18

一. 寄宿学校的历史概况*

A. 美利坚合众国

1.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土著儿童被人从家中强行绑架，送往基督教和政府办理的寄宿学校就读，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项措施。在格兰特总统 1869 至 1870 年的和平政策之下，寄宿学校的制度更趋正式，把印第安人的居留地都交给基督教各教派去管理。拨款建立学校设施，由教堂和传教会加以管理。¹ 这些设施建立在印第安人居留地，是日校与寄宿学校的混合。

2. 设在居留地境外的第一所寄宿学校卡莱尔 (Carlyle) 成立于 1879 年。儿童在幼年就被带到远离家庭的地方，直至成为青年才被遣送回家。截至 1909 年，共开办 25 所以上设在居留地境外的寄宿学校，157 所设在居留地的寄宿学校以及 307 所日校。² 数以千计的土著儿童被迫到这些学校就读。

3. 在居留地境外设立寄宿学校的逻辑依据是“除掉印第安人本性以保存人性”，并“把出身野蛮的儿童转移到文明的环境，长大后就会有文明的语言和习惯”。³ 这个策略是要使儿童与父母分离，对它们灌输基督教的教义和白人的文化价值观，并鼓励或强迫他们与统治者的社会同化。大体上说，这种学校主要是培养土著男孩从事体力劳动或耕作，培养土著女孩从事家务。在暑期，不把儿童送回家去，却把他们强行租给白人家庭从事低贱的劳动。

4. 寄宿学校是以尽量省钱的方式办理。不给孩子们足够的食物和医疗照顾，情况拥挤不堪。根据寄宿学校医疗计划，南达科他州学校的土著儿童很少吃饱，结果他们经常大批饿死或病死。其他的儿童则因为被忽略医疗照顾而死于普通的疾病。⁴ 此外，儿童往往被强迫做苦工，以便替学校筹措款项和教职员的工资。儿童从未因为做工而得到报酬。

* 本文件载有 Andrea Smith 编写的研究报告的摘要本。

¹ 见 J.Noriega, “American India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doctrination for Subordination to Colonialism,” in *State of Native America: Genocide, Colonization and Resistance*, M.Annette Jaime, ed.(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2)。

² 见 David Wallace Adams, *Education for Extinction: American Indians and the Boarding School Experience, 1875-1928*(Lawrence, 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8。

³ Cited in Frances Paul Prucha, *Americanizing the American Indian: Writings by the “Friends of the Indians”, 1880-1900*(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⁴ 见 Boarding School Healing Project, *Shadow Report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2007)。

5. 许多幸存者说，在这些学校里曾经遭到许多坏人的性虐待；但是，即使教师被学生公开指控的时候，寄宿学校的负责人员也拒绝进行调查。⁵ 据说学校的男女人员经常虐待土著儿童，有时造成学生自杀。⁴

B. 加拿大

6. 直至 1812 年全面建立英国的统治权，才开始全面努力‘教化’加拿大的土著人民。1846 年，政府决定全力支持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政府和教会共同努力‘教化’印第安人，以解决“印第安人问题”。1889 年设立印第安人事务部，并派遣印第安人特务到土著社区。这些特务恐吓说，如果土著父母不把子女送进学校，就要扣留他们的钱。如果父母拒绝让子女上学，甚至就要坐牢。印第安人特务编列准备从居留地带走的儿童的名单，在学年度开始时安排把他们集齐带走。⁶

7. 与美利坚合众国的情况一样，寄宿学校注重的不是学术，而是工业教育，包括男生学习农业和工艺，女生接受家事训练。这种学校都要设在远离土著儿童的社区的地方，以免儿童受他们的土著文化所影响。1896 年，加拿大境内共有 45 所教会办理的寄宿学校。⁷

8. 在这些学校里，基督教的教义是必修的。卫生和物质条件都很恶劣，造成很高的发病率；结核病很常见。儿童还遭受肉体 and 性方面的虐待，被迫做苦工。他们如果说土著的语言或表现土著的文化特性，就常常被鞭笞或殴打。⁸

9. 1931 年，寄宿学校在加拿大达到巅峰，超过 80 所。从 1800 年代中叶到 1970 年代，约有三分之一的土著儿童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关在学校里。最后一所学校在 1984 年关闭。

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寄宿学校的情况不像在美国和加拿大那样千篇一律。一般来说，大多数寄宿学校似乎都由基督教传教会设立，作为“教化”工作的一部分。在秘鲁的亚马孙省东南部，学校都用西班牙语以单语和单种文化的方式授课。在 1950 年代，阿拉克姆布特(Arakmbut)人因疾病而大量死亡之后，被迫住在天主教传教会附近。在橡胶工业蓬勃发展期间，多

⁵ 见 Jeff Hinkle, “A law’s hidden failure,” American Indian Report, vol.19, no.1(2003)。

⁶ 见 Suzanne Fournier and Ernie Crey, *Stolen from Our Embrace: The Abduction of First Nations Childre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Aboriginal Communities* (Vancouver, Douglas and McIntyre, 1998)。

⁷ Ibid.; J.Milloy, *A National Crime: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the Residential School System, 1879 to 1986*(Winnipeg, University of Manitoba Press, 1999)。

⁸ 见 Celia Haig-Brown, *Resistance and Renewal: Surviving the 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1988)。

米尼加的传教会特别设法通过教育来安抚他们。阿拉克姆布特人的儿童不得不远离父母到寄宿学校就读，并被迫学习西班牙语。⁹

11. 墨西哥在 1800 年代和 1900 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注重把土著人民同化并教他们说西班牙语；不过，有些改革者提倡以双语教育作为切实同化土著人民的手段。1960 年代，墨西哥政府在尤卡坦地区的库赤米尔农村社区设立 internados，即寄宿学校，教儿童学习西班牙语，并供给膳食、衣服和住宿。土著人民受这个制度所吸引，因此他们希望学校能培养他们的子女从事有工资的职业，并教他们学习与国家和地方的官僚机构洽谈事情所需的技巧。¹⁰

12. 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宗教修道会常常与政府签订合同准许它们进行传教活动。例如，嘉布遣修道会在其合同中被赋予许多地区的教育、政治和民政权力。从 1920 年代到 1970 年代，他们为瓦拉奥(Warao)人设立寄宿学校和日校。但在 1970 年代把学校移交给政府当局管理。传教士往往会说瓦拉奥语，但只用西班牙语同学生说话。今天还在社区内建立学校，但许多人住在只有舟楫能够通达的遥远地区，很难上学。从 1812 年起，严格强制巴拉圭的瓜拉尼人(Guarani)在学校里使用西班牙语。¹¹

13. 哥伦比亚拨款给天主教九个不同的修道会去教育土著群体，直至 1970 年代。这些天主教团体设立传教会，把儿童从 5 岁开始就与家庭隔离。嘉布遣修道会在哥伦比亚的活动也很普遍。不准儿童说他们的土著语言，探视他们的家人，或穿着他们的传统服装。在某些地区，传教会给予同外族通婚的人金钱和土地。在 1970 年代，政府终于认识到需要文化特殊教育，并开始雇用和培训土著教师。¹²

14. 在巴西，耶稣会会士于 1949 年在马诺基(Manoki)人的地方开设一个传教站，并把儿童迁往乌蒂亚里提。其他的人也随之而至，以逃避屠杀和疾病所造成的破坏。马诺基人被按年龄和性别分组，一切活动均由一名神父或修女监督。他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语言，并被鼓励与外族通婚。每个人都必须在传教会里工作，并从

⁹ 见 Sheila Aikman, "Language, literacy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an Amazon people's strategies for cultural mainten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vol.15, No.4(October 1995)。

¹⁰ 见 M.Bianet Castellanos, "Adolescent migration to Cancun: reconfiguring Maya household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Mexico's Yucatán Peninsula,"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28, No.3(2007)。

¹¹ 见 Luisa Margolies, "Notes from the field: missionaries, the Warao and populist tendencies in Venezuel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thropology*, vol.11, No.1(April 2006)。

¹² 见 Silvina Gvirtz and Jason Beech, *Going to School in Latin America*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2007)。

事商业活动为传教会图利。曼诺基人留在乌蒂亚里提，直至学校在 1968 年被拆毁。¹³

D. 澳大利亚

15. 从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开始，历任政府和传教士就着眼于把土著儿童迁离家庭，以便“对儿童灌输欧洲人的观念和工作习惯，然后雇用他们为殖民者服务”。¹⁴ 政府特别着眼于把混血的土著儿童迁移。其逻辑依据是，肤色较浅的土著儿童可能比较容易与非土著社会同化。同时，“纯种的”土著人民被视为逐渐灭亡的种族。许多混血的儿童与家庭完全隔绝。从 1910 年到 1970 年，有 10% 至 30% 的土著儿童被人从家里带走。截至 1930 年代中叶，所谓“混血儿”的儿童有半数以上被安置在国家办理的机构里。¹⁵

16. 基督教会是推动这种做法的先锋。1940 年代晚期，澳大利亚全境约有 50 个传教会在从事活动。有类似的方式出现：教育把重点放在传布基督教，放在体力劳动而不在准备接受高等教育。虐待行为很普遍，学校办理的情况很差。¹⁶ 这些传教会和定居地的条件都很恶劣，其死亡率往往高于出生率。疾病、营养不良和性暴力都很常见。儿童往往被迫在白人家庭里做工，在那里经常遭到性虐待。

E. 新西兰

17. 继 1840 年签署《怀坦吉条约》建立新西兰作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之后，政府开始利用教育作为“教化”毛利人的一种手段。殖民地政府津贴各个教堂办理传教会学校。1847 年《教育法规》鼓励设立工业寄宿学校，把毛利人的儿童迁离被视为“原始”的文化。以教会为基础的传教会学校，只要用英语而不用毛利语授课，就可以领取整笔赠款。

18. 然而，毛利人因为对移民者的反抗与日俱增，开始放弃寄宿学校。1867 年《土著学校法》规定，如果毛利人正式申请，准许成立毛利人的学校，但毛利人还必须提供土地、建筑费的半数和教师薪金的四分之一。截至 1875 年，共设立了 57 所毛利人的学校。毛利人学校体制与公立小学体制并存。毛利人的儿童可以就读

¹³ 见 Rinaldo Arruda, “Menky Manoki: history of occupation and contact,” May 2003. Available from <http://pib.socioambiental.org/en/povo/menky-manoki/1916>。

¹⁴ 见 Human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 of Australia, *Bringing Them Home: Report of the National Inquiry into the Separation of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Children from their Families*(Sidney, 1997)。

¹⁵ 见 Robert Manne, “Aboriginal child removal and the question of genocide, 1900-1940”, in *Genocide and Settler Society: Frontier Violence and Stolen Indigenous Children in Australian History*, A. Dirk Moses, ed.(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4)。

¹⁶ 见 Quentin Beresford, and Gary Partington, ed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Aboriginal Education*(Crawley,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2003)。

其中任何一种学校，但只能读到进入中学。接受进一步教育的唯一可能途径是各教派所设的毛利人寄宿学校，如果父母不能缴交所需的费用，则由教育部提供奖学金予以资助。这个学校体制的一个重大特点是毛利人自己曾经参与这个体制的建立。

19. 教派所设的毛利人寄宿学校的目的是录取似乎最有可能被同化的毛利族学生，对他们灌输欧洲人的价值观和习俗，然后把已经“同化”的毛利族学生送回家乡去“提升”他们的社区。目的是在毛利人社区内部建立一种社会结构，以使用比较‘同化的精英分子’去管理被欧洲人视为“野蛮”的部分社区。毛利人的女孩受到特别的注意，因为她们被视为主要照顾儿童的人，最能够把欧洲人的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¹⁷

20. 1941年，为了希望向所有儿童提供中学教育，政府开始设立土著地区高等中学，专为收容不能就读教派寄宿学校的毛利族学生。截至1950年，共有150所毛利人学校。但是，后来政府建议只维持一种公立学校体制，而废止了毛利人的学校体制。这项废止行动不一定是与毛利人社区协力进行。这个体制虽有缺点，却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因为它一种专门注重毛利人所需教育的手段。¹⁸

21. 1900年，有90%的毛利族学生能说毛利语；到1960年，只有26%的毛利族学生能说自己的语言。自从1986年怀坦吉法庭受理一桩划时代的案件以来，语言权利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性，促使在学校里推动语言的复兴。从1984年起，毛利人有更大的机会接受政府的经费来办理以毛利人为基础的教育倡议。1988年，皇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声称教育制度故意采用压制毛利文化和语言的同化政策，并要求对毛利人实施文化适切的双语教育。¹⁹

F. 斯堪的纳维亚

22. 路德会的传教士在十七世纪到达萨米兰，鼓励萨米人说芬兰语，即传教士的语言。传教士希望“拯救”萨米人脱离异教徒的习俗，在萨米兰建立了几个基督教学校。这些教育机构的目的是教导萨米族的男人懂得基督教的习俗，以便他

¹⁷ 见 Judith Simon and Linda Tuhiwai Smith, eds., *A Civilising Mission?: Perception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ew Zealand Native Schools System*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1); Kay Morris Matthews and Kuni Jenkins, “Whose country is it anywa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identity through schooling for Maori in Aotearoa/New Zealand”, *History of Education*, vol.28, No.3(September 1999)。

¹⁸ 见 Simon and Smith, *A Civilising Mission?*

¹⁹ 见 Wharehuia Hemara, *Maori Pedagogies: A View From the Literature* (Wellington, New Zealand, 2000)。

们回到家乡去当传教士。传教士没有为萨米族所有的儿童建立一个教育制度，但是他们的训练学校充当后来在萨米兰建立的教育制度的先驱。²⁰

23. 因为民族国家开始在萨米人居住的地区发展，它们便着手建立特殊学校，使萨米人为统治者文化所同化。这些学校，起初是由基督教徒设立，后来改由民族国家的政府控制。虽然许多这种学校是为挪威的萨米族儿童设立的，但是芬兰和瑞典境内也有这种学校。挪威和瑞典都通过法律禁止在学校和家里使用萨米语。在芬兰(1809年成为俄罗斯帝国属下的一个自治区)，同化政策不像在挪威或瑞典那样明白宣布。²⁰

24. 寄宿学校的时期从十九世纪起，一直到1960年代萨米人开始得到政治力量和承认为止。第一手的记载把寄宿学校的经验，特别是幼年就被从家中带走的经过情况，描写得非常惊心动魄；不过，并非所有的萨米人都认为寄宿学校是一种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同时，萨米人先前已经长期经历基督教的教化，所以据某些萨米族学者说，这种经过情况不一定像其他国家的土著儿童所感受的那样惊天动地，因为哪些儿童是皈依基督教的第一代人。²¹

25. 此外，这些学校并非转为萨米族的儿童而设，而是强制收容任何住得太远而不能上当地学校的人。因此，这些学校实际上是人种混杂的，而不是为萨米族专设。除了少数例外情况(例如在瑞典为牧养驯鹿的萨米族家庭的儿童设立的特殊学校)之外，任何住在地理偏僻地区或没有上公立学校的人，都规定必须到寄宿学校就读。在纪律管理方面，芬兰的寄宿学校不像其他国家那么严格或苛刻，很可能是因为芬兰的寄宿学校制度也适用于芬兰学生。而且，芬兰寄宿学校的规模一般都比较小，重点放在学术的培训。体力劳动不是学校日常时间表的一部分。但是离开家庭又不准说萨米语的情况仍然造成文化的疏离、语言的丧失和自尊心的低落。²¹

26. 在挪威，直至1959年，不准儿童在学校里说萨米语。从1960年代后期起，学校制度中发生了许多关于萨米人的重大变化。1980年代，通过了许多教育法令，准许把萨米语作为一种教学语言。1997年起，萨米人教育理事会开办了若干学校，在课程中注重萨米族有关的内容，并用萨米语授课。²²

²⁰ 见 Rebecca Partida, "Suffering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Sami boarding schools". Available from www.utexas.edu/courses/sami/dieda/hist/suffer-edu.htm (assessed 30 June 2008)。

²¹ 见 Rauna Kuokkanen, "Survivance" in Sami and First Nations boarding school narratives: reading novels by Kerttu Vuolab and Shirley Sterling." *American Indian Quarterly*, vol. 27, No.3(summer/fall 2003)。

²² 见 Fernand de Varenn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anguages,"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 2, No.1(April 1995)。 Available from www.murdoch.edu.au/e;aw/issues/v2n1/devarenne21.html。

G. 俄罗斯联邦

27. 1924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设立北方委员会，目的是管理北方少数民族的事务（土著群体都被列为“北方少数民族”，但雅库特人和科米人是例外，他们有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起初强调保存传统的方式，但是后来政策却趋向强迫同化。

28. 1920 年代，在北方的 26 个土著人民群体之中设立学校，包括用土著语言授课。利用罗马字母替土著语言创造了 13 套字母。截至 1926 年，西伯利亚全境设有 18 所寄宿学校，并成立了 5 所日校。²³ 但是，北方字母在 1937 年被宣布为非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展开俄罗斯化的进程。强迫北方群体在种族混杂的地区定居，借以将其同化并促进俄罗斯的统一。北方土著儿童从两岁起，就被强迫到寄宿学校就读，在学校里禁止他们说自己的语言。到了 1970 年，学校都不教土著语言。²⁴

29. 寄宿学校原来是为游牧部落设计的，以便他们能接受有系统的教育，但是不久变成强迫所有儿童就读。儿童在一两岁时就被送走，15 到 17 岁时才被送回，对他们的传统社区一无所知。例如，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80% 的埃文奇 (Evenki) 人都在寄宿学校就读，一年至少有 6 个月离家生活。²⁵ 这个政策扭曲了传统家庭的结构，造成回家的孩子在自己的社区里没有生存的技能。

H. 亚洲

30. 亚洲许多国家把住在边远地区的土著儿童送到寄宿学校。1996 年，印度尼西亚的社会和内政部、教育和文化部以及宗教事务部决定为住在边远地区的儿童提供经济援助和交通工具，以便他们能到寄宿学校就读。²⁵ 例如，在西加里曼丹，大多数中学生都在首府兰加克 (Lanjak) 上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和假期回家。²⁶ 越南也利用寄宿学校安置土著儿童。1964 年《越南宪法》支持用土著儿童自己的语言给他们授课，但是，国家教育政策却规定越南语为教学语言。²⁷

²³ 见 Alexia Bloch, *Red Ties and Residential Schools: Indigenous Siberians in a Post-Soviet Stat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²⁴ 见 Nikolai Vakhtin, “Nativepeoples of the Russian far north,”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2)。

²⁵ 见 Seameo Innotech, “Special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legal framework, basic information, issues and challenges”, 30 June 2008。Available from www.seameo-innotech.org/resources/seameo_country/SpEd_in_sea.htm。

²⁶ 见 Michael Eilenberg, “Paradoxical outcomes of national schooling in the borderland of West Kalimantan, Indonesia: the case of the Iban”, *Borneo Research Bulletin*, 1 January 2005. Available from www.accessmylibrary.com/coms2/summary_2086-1667841_ITM。

²⁷ 见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UNICEF) Innocent Research Centre, “Ensuring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Florence, Italy, October 2003)。

31. 在 1950 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众多的五个省——新疆、内蒙古、西藏、宁夏和广西——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准许各自治区对资源、税收、计划生育、教育、法律、司法权问题和宗教仪式有更大的地方控制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数民族的习俗被斥为“原始”，这些地区的学校被强迫只用普通话授课。但从 1978 年起，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与少数民族改善关系。政府的一些努力包括设立寄宿学校增加少数民族的儿童受教育的机会，并用当地语言进行一些教学工作，提高教师的工资，大学入学方面降低少数民族地区的标准并给予肯定行动的考虑。²⁸ 虽经上述各种努力，少数民族地区儿童的教育成就仍远低于其他儿童。

32. 在印度，由于许多原因，土著或部落人民一般都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许多部落社区的地点分散，人口不够稠密，不能在社区内设立学校。部落社区也没有经济能力送子女上学。在 1980 年以前，许多社区的识字率往往在 8%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才为部落儿童设立寄宿学校或贫民学校 (ashram schools)。这些学校也仿效其他寄宿学校的一些“同化”的宗旨，即是认为这种学校能提供比儿童自己社区更好的环境，来发展儿童的个性。

33. 在马来西亚，土著事务部在 1961 年负起管理土著人民事务的责任。政府的政策提倡将土著人民融入更大的社会，同时也提倡土著语言的教学工作，并以公共教育消除反土著人民的种族主义。后一种政策并没有实施。作为同化政策的一部分，土著事务部开始与伊斯兰传教会合作，通过各种措施，包括伊斯兰寄宿学校，鼓励土著人民皈依伊斯兰教。一般来说，土著事务部为土著儿童提供一至三年级的教育，然后他们必须到寄宿学校去接受进一步的教育。²⁹

I. 中东

34. 在英国委任统治期间，为巴勒斯坦贝都因人的儿童设立一所寄宿学校。上层人士的儿子在该校就读，目的是向部落的未来领导人提供与殖民地官员办理交涉的技巧。1934 年设立了一所女校。这些学校的许多毕业生都成为酋长或在社会上取得显赫地位。男生被鼓励保留自己部落的传统衣服，并被允许定期探访他们的家庭。以色列建国之后，有少数学生在拿撒勒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成为贝都因人社会的专业人士。但是，现在大多数学生都在升入十二年级之前退学。课程与文化和语言脱节，而且缺少学校。在其中少数学校，孩子们独自住在学校周围的

²⁸ 见 Bonnie Johnson, “The politic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linguistic minority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ase of Tib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Research*, vol. 33, No.6(2000); Uradyn Bulag, “Mongolian Ethnicity and Linguistic Anxiety in Chin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105, No.4(December 2003)。

²⁹ 见 Robert Knox Dentan, et al., *Malaysia and the Original People: A Cas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evelopment on Indigenous Peoples*(Needham Heights, Massachusetts, Allyn and Bacon, 1996)。

临时寄宿区。³⁰ 沙特阿拉伯的穆拉赫(Al Murrah)人地区也有类似的几种临时寄宿学校，学生独自居住并照顾自己。家人在夏天收成后带着牲口离开，学生们便留在只有一间教室的校舍里。在另一个校舍里，家人带着牲口移动期间，男生们共同住在一个木质的棚舍中。其他部落群体正在发展类似的自建住区。³¹

35. 在阿曼，因为各石油公司开始办理业务，政府与联合国合作，开始为哈拉希人(Harasiis)举办多项发展方案。这个发展项目包括建立一所男生寄宿学校(女生可在日间就读)，以及其他多项服务方案。这所寄宿学校设有小学部和中学部，注册人数逐年增加。其目的是提供各种技术，使哈拉希人能够扩大就业机会，特别是在石油公司和军队里就业的机会。虽然哈拉希人支持这些努力，但是他们也希望通过畜牧工作维持传统的生活方式，并要求发展计划把这一点也考虑在内。同时，哈拉希人因为得不到石油公司的工作机会而表示失望。³² 另一个问题是假定哈拉希人不希望他们的女孩寄宿，并坚持男女分开，而哈拉希人并不特别支持这种假定；因此，社区自行建筑的女生临时宿舍，以便女生也可以上寄宿学校。³³

36.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特殊寄宿学校可供具有部落背景而居住地点远离城市的九至十二年级的学生就读。这些学校有严格的入学考试，只录取模范学生。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比较可能获得专业工作。³⁴

J. 非洲

37. 东非有几个国家已经设立特殊寄宿学校，其中有些学校是以女生为专门对象。在肯尼亚，迟至 1955 年，基督教个教派控制了 75% 的学校。土著人民一般都归属“处于边缘地位群体”的类别。在 1970 年代，肯尼亚创办了边远地区寄宿方案，凭借费用低廉的寄宿学校提供教育。但是，非土著学生涌入这些学校，土著社区却没有人入学。1970 年代晚期，因为这些学校不能有效教育牧民，肯尼亚

³⁰ 见 Aref Abu-rabi'a, "A century of education: Bedouin contestation with formal education in Israel", in *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Dawn Chatty, ed.(Leiden, the Netherlands, Brill, 2006)。

³¹ 见 Donald Cole, "New homes, new occupations, new pastoralism: Al Murrah Bedouin, 1968-2003", in *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³² 见 Dawn Chatty, "Multinational oil exploitation and social investment: mobile pastoralists in the Sultanate of Oman", in *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³³ 见 Dawn Chatty, *Mobile Pastoralists: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O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⁴ 见 Julia Huang, "Integration, modernization and resistance: Qashqa' i nomads in Iran since the revolution of 1978-1979", in *Nomadic Societie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决定将其停办。³⁵ 若干因素，例如缺乏安全、武装冲突和上学费用，造成入学人数低落。在若干情况下，寄宿学校的条件很差，缺乏充足的用水，也没有适当的保障办法确保学童、特别是女生的安全，而且拥挤不堪。然而，有许多社区希望扩充寄宿学校，更直接参与促进教育。肯尼亚有一些女子寄宿学校的注册人数很多，虽然对教育的全面影响很小。

38. 在厄立特里亚，在解放后时期，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让各社区参与各种决策进程，包括教育。近年来，更加高度重视在游牧地区扩展教育，包括建立寄宿学校；不过，社区虽然帮助增进技术并管理校务，目前却未参与课程的拟订。教师们常常设法修订课程以适应土著文化，但是常常缺少这方面所需要的训练。

39. 在塞拉利昂，停止合法买卖奴隶之后，总部在伦敦的基督教传教会与政府联合建立个别的村庄，以便在当地培训儿童从事工艺、耕作以及最有成功希望的教学和传教工作。传教会的寄宿学校把儿童与他们“未开化的”父母分开，被视为一个关键性战略，借以向未遭父母影响‘荼毒’的儿童灌输基督教的价值观。³⁶

40. 加纳第一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提出一项大众教育方案，并在全国各地增设几十所中等寄宿学校。新闻媒体的报道称许这些学校帮助减少种族的紧张关系，而种族的紧张关系正是非洲许多其他国家的大患。但是，另外有人指责这个制度缺少经费，这些学校里存在女生遭受性虐待的问题，父母往往付不起学费，而且教育是按照殖民地的模式。³⁷

二. 寄宿学校的目前情况、作风和意识形态

A. 北美洲

41. 2006年5月10日，加拿大政府颁布《寄宿学校和解办法》。这项协定是加拿大政府、第一民族议会以及前寄宿学校学生和学校相关教会双方的法律代表订立的。这项和解包括向所有幸存者支付一整笔款项，是处理虐待行为严重索赔事件的新办法。

42. 加拿大还成立一个为期五年的寄宿学校虐待行为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几个教派的教会代表也参加周游加拿大全国的一次“缅怀儿童”旅行。2008年6月11

³⁵ 见 Saverio Krätli, “Education provision to nomadic pastoralist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Brighton, United Kingdom, 2001)。

³⁶ 见 Caroline Bledsoe,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education in Sierra Leone” , Africa, vol.62, No.2(1992)。

³⁷ 见 Cecilia Sem Obeng, Home Was Uncomfortable; School was Hell(Hauppauge, New York, Nova Publishers, 2002)。

日，加拿大总理在众议院为寄宿学校的虐待行为正式道歉。加拿大境内目前没有开设寄宿学校。³⁸

43. 美国境内现在还设有寄宿学校。有些学校是印第安人事务局开设的，有些学校是教会办理的，还有一些学校是在部落监管之下。寄宿学校不再强迫入学，也不强迫土著儿童信奉基督教。部落监管下的学校，很多教授土著语言并注重土著的文化传统。

44. 不过，目前的寄宿学校仍有令人关切的情况。根据 2001 年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的预算报告，居留地的许多学校都有不健全的体制，而且/或者规模不够，不能教育入学的学生。土著人民只有 65.5% 高中毕业，美国的总人口则有 75.2% 高中毕业。土著学生只有 9.3% 大学毕业，不到总人口比率的一半。³⁹

45. 美国与加拿大不同，未曾设法处理寄宿学校虐待行为的遗患。2005 年，就寄宿学校虐待行为对政府提出的一个集体诉讼案件遭到驳回。2007 年，天主教耶稣会会士宣布将支付大约 500 万美元给声称在就读寄宿学校期间曾遭性虐待的 16 个人。否则政府完全不承认自己是寄宿学校虐待行为的共犯。

B. 澳大利亚

46. 在澳大利亚，目前有些私立的寄宿学校专为土著学生而设。但是学费可能很贵，而且一般都由教会管理，强迫学生参加基督教。此外，这种学校往往只为土著社区的上层人士而设。⁴⁰

47. 2008 年，澳大利亚总理为“各种造成深切悲哀、痛苦和损失的法律和政策”，在议会向所有土著人民和托里斯海峡的岛上人民道歉。这次道歉特别提到强迫搬迁政策所损害的土著人民。与加拿大的情况不一样，这次道歉并未附有任何赔偿计划。

48. 这次道歉之后，土著事务部长呼吁继续办理寄宿学校，声称土著人民需要这种学校，在没有学校的边远地区尤其如此。虽然不认为是恢复传教会的办法，但可以在边远社区设立寄宿学校，确保学童得到适当的膳食和衣服，还能学习。⁴¹ 要求设立寄宿学校，也是响应 2007 年政府在澳大利亚北方土著社区采取的紧急干

³⁸ 见 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Prime Minister cites ‘sad chapter’ in apology for residential schools”, 11 June 2008. Available from www.cbc.ca/canada/story/2008/06/11/aboriginal-apology.html.

³⁹ 见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The Indigenous World 2000-2001* (Copenhagen, Eks/-Skolens Trykkeri, 2001)。

⁴⁰ 见 Roz Walker, et al., eds. *Indigenous Edu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Influenc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Indigenous Tertiary Students* (Perth, Black Swan Press, 1998)。

⁴¹ 见 Australian Associated Press, “Fed: Boarding schools a win for remote communities: Macklin”, 30 March 2008。

预行动，这项行动据说是为了保护土著儿童免受性虐待。许多土著人民指出，虐待问题是与贫穷、失业、药物滥用和先前所受性虐待等其他社会经济问题有关，而这项战略只针对澳大利亚的土著，却不针对所有犯下性虐待的澳大利亚人。⁴²

C. 亚洲

49. 2008 年，越南宣布把职业培训纳入寄宿学校，以满足地方的需要。它还宣布提供免费或补助的小学 and 中学教育。⁴³ 越南最近还为老挝的土著儿童和其他贫困儿童建立 4 所寄宿学校。⁴⁴

50. 中国宪法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保存自己语言的权利。中国拥有国家主办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的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方案之一。少数民族的学生在进入大学方面得到优先考虑。在某些地区，有些学校开始考虑到有必要反映土著社区的生活方式。它们调整学校的学年和假期，以配合移徙的方式，并鼓励家庭在校园外面搭起帐篷，以便学童与父母更时常接触，仍然能够参与社区生活。⁴⁵

51. 从 1980 年起，印度政府通过若干项政策，特别注意部落人民的教育。印度的部落人民分成许多不同的群体，有鉴于此，政府制定针对个别地区的部落教育计划。1986 年，印度的国家教育政策规定在部落地区优先开办初级学校；用部落语言制订小学各年级的课程，以后各年级的课程则改用区域语言制订；鼓励部落青年成为部落地区的教师；在部落地区设立贫民或寄宿学校；按照部落人民的特殊需要订立奖励办法，以鼓励他们上学。⁴⁶

52. 此外，印度开始在人口较少的地区增设学校，以便部落儿童能在家庭附近的学校就读。⁴⁶ 政府最近在 2008 年宣布计划为部落儿童开设 100 所寄宿或贫民学校，以提高识字率。这些学校除了提供教育之外，还共给膳食。家庭不需缴交费

⁴² 见 www.reconciliation.org.au。

⁴³ 见 Viet Nam News Agency, “Ethnic schools to include vocational training”, 24 January 2008. Available from www.thanhniennews.com/education/?catid=4&newsid=35306。

⁴⁴ 见 Viet Nam News Agency, “Cooperation with Laos Continues to Develop,” 11 November 2007。

⁴⁵ 见 Ashild Kolås and Monika P. Thowsen, “Dilemmas of education in Tibetan areas outside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in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21st Century* (Stockholm, Nordic Association for China Studies, 2002); Ellen Bangsbo, “Schooling for knowledge and cultural survival: Tibetan community schools in nomadic herding areas”, *Educational Review*, vol. 60. No. 1 (February 2008); Catriona Bass, “Learning to love the motherland: educating Tibetans in China”,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vol. 34, No. 4 (December 2005); Bulag, “Mongolian Ethnicity and Linguistic Anxiety in China” (see footnote 28); and Johnson, “The politic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linguistic minority education” (see footnote 28)。

⁴⁶ 见 Sarva Shiksha Abhiyan, “Education for tribal children in India”. Available from http://ssa.nic.in/research-studies/education_tribal_children.pdf。

用。⁴⁷ 1993年第六次印度全国教育调查显示78%的部落人口和56%的部落居民所居住的地区内设有小学。11%的部落人口和20%的部落居民现在在一公里半径之内就有学校。但是还有176 500个居住地区没有学校设施。其中有些儿童正在通过贫民学校或另类的教育模式接受教育。⁴⁶

53. 然而，有学者报告说，贫民学校仍有问题存在，这种学校往往没有适当的设备和用品。课程往往与部落人民的生化和文化脱节，教师往往来自非部落的背景，也不具备适当的技能。儿童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为了充当他们社区内的社会角色而常常旷课。⁴⁸ 还有人指责这种学校里男女生有差别待遇，往往对女生用她们自己的语言授课，以便她们回到自己的社区；对男生却用英语授课，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⁴⁹

54. 马来西亚土著事务部的教育方案似乎没有成功。1984年，土著儿童的识字率不到30%。70%以上的儿童在五年级以前就退学。1995年，把教育的责任转移到教育部。⁵⁰ 一般的指责包括下列几点：缺少配有基本设备的适当校舍，教师未经适当的训练和准备，缺少政府的监督，而且交通不便。⁵¹ 土著人民还指责说，有时候他们企图建立自己的学校，却被政府宣布非法。⁵² 到了1983年，所有学校的教学工具是印度尼西亚语，并以英语为必修的第二种语言。可以选择教授土著语言。⁵³ 1990年，马来西亚有115 342名学生住在日校的学生宿舍，2 953名学生住在小学的学生宿舍。日校的学生宿舍是安置贫苦的学生，中央学生宿舍则容纳来自某一地区各个学校的学生。根据一个特别方案，例外的学生缴交极小数额的膳宿费，就可以住在城市地区的寄宿学校。⁵⁴ 政府特别在沙巴州设立一个基金，来提供多名奖学金。它还建造了10所县立学生宿舍容纳1 000多名学生，并打算在该州的每个县各设一所学生宿舍。⁵¹

⁴⁷ 见 Indo-Asian News Service, “Chhattisgarh to open 100 boarding schools for tribals”, 16 May 2008. Available from <http://indiaedunews.net>.

⁴⁸ 见 G. Ananda, *Ashram Schools in Andhra Pradesh* (New Delhi, Commonwealth Publishers, 1994)。

⁴⁹ 见 Bhupinder Singh and Neeti Mahanti, eds. *Tribal Education in India* (New Delhi, Inter-India Publications, 1995)。

⁵⁰ 见 Sujan Sharma,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Tribal Children* (Shiva Publishers Distribution, 1996); Dentan, et al., *Malaysia and the “Original People”*。

⁵¹ 见 F. Mail, “A study of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Malaysia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Sabah”,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Hull, 4 March 1984。

⁵² 见 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 et al.,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ocal Government: Experiences from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Copenhagen,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2005)。

⁵³ 见 Hyacinth Gaudart, *Bilingual Education in Malaysia* (Townsville, Australia, James Cook University, 1992)。

⁵⁴ 见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Malaysia, *Education in Malaysia 1989* (Kuala Lumpur, 1990)。

D. 拉丁美洲

55.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例如墨西哥)对土著人民和语言的态度开始转变。到了 1960 年代中期，早年用土著语言识字，加上教授西班牙语作为第二种语言，这个原则成为墨西哥政府的官方政策。在 1970 年代，出现一种日益强烈的要求，主张规模较大的土著社区应该实施真正双语和两种文化的全面教学方案。其目的是：如果当地大多数人都说土著语言，小学的所有科目要用土著语言授课。开设西班牙语的课，则是作为第二种语言。

56. 1975 年 3 月，秘鲁公开承认盖丘亚语(Quechua)为该国一种官方语言，允许用那种语言进行法律诉讼程序。授权教育部“向教授和促进该种语言的机构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宣布教授盖丘亚语是各级教育的必修科目。1992 年，玻利维亚多民族国家开始在瓜拉尼人、艾马拉人和盖丘亚人社区实施双语教学方案。同年，巴拉圭开始授权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各级教授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在尼加拉瓜，《大西洋岸自治法》承认大西洋岸社区有权保存自己的文化特性和语言。它强制规定这些土著社区的成员有权通过各种方案，接受自己语言的教育，这些方案应考虑到他们的历史遗产、传统和环境特征，而这一切都在国家教育制度的框架之内。⁵⁵ 但是，在某些国家，土著儿童必须上寄宿学校去接受教育。在苏里南，土著儿童在小学各年级可以上当地的学校，但是如果上中学，则必须在 11 岁时离开家庭，到首都帕拉马里博的寄宿学校就读。父母必须缴交学费，但往往负担不起。因此，许多儿童，尤其是女孩，都没有接受中学教育。²⁷

57. 必须指出，即使在相似的地区，土著人民对教育也有不同的想法，需要社区的实际投入。例如在秘鲁的亚马孙地区，阿拉克姆布特人表示没有什么兴趣要使寄宿学校变成双语。有些群体觉得他们可以在家里教土著语言，在政府向主办的学校里不可能适当地教授土著语言。他们认为学校教育只有一种极其有限的功用，目的是让一些社区成员能与更大的社会进行交涉。还有语言濒危的其他群体要求双语教育，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也许是保存语言的唯一方法。⁹

E. 俄罗斯联邦

58. 1985 年以来，强迫同化的政策有了转变。1990 年在俄罗斯联邦举行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大会。课堂上开始把土著语言重新纳入课程。曾经试探以许多变通办法代替这个制度，例如关闭学校而在家教育儿童，或利用流动的教学体制，以便儿童能继续参加游牧队伍，而不耽误他们的教育。

59. 联邦拨给的教育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经费，本来可供教育部门进行更彻底的改组，但是后来遭到裁减。有趣的是，许多土著人民现在把寄宿学校看作振兴文

⁵⁵ 见 Colin Brock and Hugh Lawlor, eds., *Education in Latin American* (Beckenham, United Kingdom, Croom Helm Ltd., 1985); Gvirtz and Beech, *Going to School in Latin America*.

化的可能场所。有些土著人民现在说，可以在寄宿学校教授土著文化和语言，但这种工作却不能在城市的正规学校里进行。此外，在种族融合的学校里，土著儿童的特殊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还要面对种族偏见。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反对寄宿学校并强调需要融入更大社会的人往往是土著人民，而支持保存文化的人则坚称寄宿学校可能是振兴土著文化的场所。²³

F. 斯堪的纳维亚

60. 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里，土著人民似乎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尤其是在公共教育方面。在挪威，1959年重新准许用萨米语作为小学里的一种教学语言。1969年，挪威立法正式承认，在萨米人地区，父母说萨米语的儿童有权得到采用土著社区语言进行的教学。

61. 在198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所有三个国家都开始制订法律保障使用萨米语的权利。挪威拥有萨米族的最大人口，在1990年率先通过关于萨米语的法律，接着是芬兰在1991年立法。在这方面，瑞典的先知先觉远不如它们。这三个国家都有直接选举产生的萨米人议会，这种议会1973年在芬兰成立，1987年在挪威成立，1993年在瑞典成立。虽然它们是纯粹的协商机构，但在面对萨米人所重视的问题时，就因为它们是民选产生，所以在立法者的面前举足轻重。⁵⁶

G. 非洲

62. 非洲的许多土著群体都把某种形式的寄宿学校制度看作唯一的选择办法，对于没有固定迁徙方式的游牧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上课人数可能很少，有些地区打算试用地方的附属学校，这样就可能增加对寄宿学校的需求。

63. 厄立特里亚已经向地区教育局增拨经费。这种资金是用来促使游牧群体了解需要把儿童送进学校，按照游牧的土著社区的要求修改校历，并增加教师的津贴。这些机构还鼓励教授土著语言，争取地方组织参与教学工作，并征聘女教师来吸引女学生。目前已经建立一种“类似寄宿”制度，协助向游牧的土著儿童提供小学教育。现有三个此类设施，由当地教育官员和社区长老组成的一个委员会管理其中每个设施。乡村和地方政府提供住宿、膳食和其他用品。⁵⁷

64. 吉布提境内有10所寄宿学校，虽然只有几所仍在开办。一般来说，游牧群体不愿意把子女送进学校。此外，他们也往往因为担心女孩的安全，而不愿意送女孩上学。他们批评宿舍设备简陋，管理不善。社区也很少参加学校的政策。⁵⁷ 此

⁵⁶ 见 Fernand de Varenn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Language,”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 2, No.1 (April 1995)。

⁵⁷ 见 Roy Carr-Hill, et al., *The Education of Nomadic Peoples in East Africa: Synthesis Report* (Pari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Tunis,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05)。

外，还有非正式寄宿学校的办法。例如，吉布提的游牧家庭往往寄居在城市人的家中。这样造成农村家庭对城市家庭的依赖，并造成青年一代涌入城市。

65. 在博茨瓦纳，为了解决地理偏僻的问题，每一学期把桑人/巴萨瓦人 (San/Basarwa people) 的孩子搬到学生宿舍，由政府把孩子们从寄宿学校载运到学校上课。这样，孩子们的确得到基本的学校教育，但不是用他们的土著语言教课。这种“边远地区居民的学生宿舍”，对桑族的学生来说，往往是很非常缺乏同情心的地方。父母与子女分居两地的念头与桑族的文化格格不入，而桑族学生在寄宿学校所感到的痛苦和疏远则可能很强烈。⁵⁸

66. 在非洲内部，人们往往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学校，把学校看成企图使游牧群体定居一地，虽然有些游牧群体，尤其是在肯尼亚北方和东北方的游牧群体，也许在寻求更大的经济机会，希望更加融入主体社会。有些人觉得，学校教育使孩子们与社区疏远，又不许孩子们学习在自己的环境里发挥功用所需的技能。有一句俗语说：“孩子脑袋空空进入学校，又脑袋空空离开学校”。⁵⁷

H. 新西兰

67. 许多法院的判决确认毛利语在《威坦哲条约》里得到保障。毛利语在 1987 年成为一种官方语言，并通过立法履行对毛利语的义务。毛利人呼吁法院、广播系统和教育系统不要过分着重英语，并给予毛利语适当的保障。⁵⁹

三. 结论

68. 总的来说，在改善土著人民的生活方面，寄宿学校一般都是失败的。原因是，它们的目的并非造福土著人民，而是强迫土著儿童与大社会同化。因此，大社会的要求凌驾于土著人民的需要之上。此外，寄宿学校往往是强迫入学，因而剥夺了土著人民的自决权。

69. 但是，在这些全面趋势之内，却有个人的成功故事和无意中得到的良好结果。例如，寄宿学校有些个别的教职员的确努力促成土著儿童的进步。但是有许多问题存在。在某些地区，基督教的传播工作已经开始，土著人民已经开始吸收各种自我毁灭的行为，例如虐待。此外，强迫搬迁已经使许多土著社区处于经济的边缘，以至于无法维生。因此，对某些儿童来说，寄宿学校比起他们过去的生

⁵⁸ 见 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 and the Af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Report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s Working Group of Experts on Indigenous Populations/Communities: Mission to the Republic of Botswana, 15-23 June 2005 (Copenhagen, 2005)。

⁵⁹ 见 New Zealand History Outline, "Waitangi Tribunal Claim - Maori Language Week". Available from www.nzhistory.net.nz。

件，是一种改进。当然，这种“成功”必须放在大社会不尊重土著人民在生活的所有各方面的权利的背景之下来理解。

70. 某些寄宿学校(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寄宿学校)有一种无意中得到的结果，就是它们把来自不同土著社区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过程有助于培养出一种整体的土著意识，促使这些国家里产生出许多土著权利组织和运动。

71.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鉴于寄宿学校所造成的损害，现在却有些人把寄宿学校视为对付这种学校过去的同化政策的一种办法。鉴于这些遗患，也许需要专为土著设立的教育机构(包括寄宿学校)来扭转殖民化的进程。

72. 同时，寄宿学校之所以常常被看成一种解决办法，是因为教育政策不能脱离经济、社会和文化支配的更大范围来处理；也就是说，如果土著人民继续生活在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被排斥或面对经济支配的社会里，那么，由此推断，他们需要从主体社会内部产生的教育制度，才能生存下去。

73. 从寄宿学校可以得到很多的教训。教育方面显然没有“一个尺寸人人合身”的办法，因为不同的土著社区希望从正式教育得到不同的东西。因此，在制定政策方面，必须有创造力而新颖，以满足不同土著社区的需要。重要的是，土著社区应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学校，并且能得到足够的资源和经费来支持这种倡议。

74. 对游牧的土著人民来说，即使设法参照移徙的情况制订灵活的学校时间表，这种时间表的设计却不是以个别群体的特殊情况为依据。一个比较积极的现象是，厄立特里亚这个国家正在试行它与土著社区合作制订的多种“类似”或比较不正式的寄宿学校制度。此外，还发现东非学校的供餐方案往往吸引更多的儿童上学。

75. 在美国，有些土著社区接手办理寄宿学校，并因此修订课程。在美国、新西兰和其他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土著语言可能濒危的地区，土著社区正期望寄宿学校成为可能教授土著语言的地方。专为土著设立的寄宿学校或其他学校，也许是比种族混合的公立学校更能切实实现这个目标的机构。

76. 一般来说，一个正面的例子是，1950年至1990年，蒙古寄宿学校的注册人数从几乎是零增加到将近100%。在这个时期，就读的学生说，组办学校的人并没有设法同化他们，或者讥笑土著的身份。虽然课程是由中央政府拟订的，实际的行政人员却规避课程，使其适应社区。教育是免费的，许多教员都是当地出身。准许儿童年纪较大才开始上学，确保他们已经适应游牧社会的生活，并且已经获得基本的技能，以便在学校放假期间增进这些技能。但是，自从苏联瓦解以来，蒙古学校获得的经费减少，因此，这些学校就读的人数也逐渐减少。³⁵

77.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最近道歉并进行调查，使人们有机会讨论寄宿学校的遗患，以及政府如何能够矫正这种学校的不良影响。加拿大已经核准赔偿办法，

澳大利亚也在其题为“落叶归根”(Bringing Them Home)的报告¹⁴中建议向遭受强迫迁移之害的人提供赔偿金。其他国家可以仿效这些做法,在几代以来遭受寄宿学校不良影响的土著人民与他们居住地的民族国家之间,展开和解的进程。

78. 尽管已经从过去寄宿学校的政策取得许多教训,但是仍有一些领域值得关注。有些地区的寄宿学校的政策特别残酷,如果政府不采取对策处理过去的虐待行为,似乎就不可能解决目前教育的不公平现象。既然几代的土著人民因在学校里遭受过性、肉体 and 感情等方面的虐待而深受打击,除非能够治愈创伤,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建立起生机勃勃的社区。而且,如果不处理过去的虐待行为,人民就会继续对政府主办的任何教育方案存有疑虑。

79. 土著社区必须有机会更积极地参加协商,并参与制订适当的教育方案。有些人,特别是放牧、游牧、或偏僻社区的人,将希望保留寄宿学校。还有些人也许希望全面废除寄宿学校(有些国家,例如加拿大,已经废除这种学校),但是土著社区必须能根据自己的需要,积极参与制定学校的课程和体制。

80. 此外,有些国家(例如乌干达)正在教育设施稀少的地区试用非正式的教育方法和巡回教学中心。在资源短缺的国家,需要考虑采用与主流模式或发达国家所用模式不同的另类方法来提供教育。³⁵

81. 令人关切的问题仍然存在:土著教育的经费继续短缺,地理位置偏僻地区的情况尤其如此,当地的寄宿学校也许得不到官方的补助,教师的训练往往很差。在许多地区,土著人民没有受过小学程度以上的教育。许多土著人民仍然担心土著寄宿学校的目的在促使土著人民的文化消灭并归于同化。此外,许多地区在制订教育方案时,并未与土著人民积极协商。

82. 虽然土著学校日益注重双语教育,但是,如果国家的事务仍然是以主要的语言来处理,这个政策的效用就很有限。一个好的例子是,有些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强制规定:不但教育机构必须成为双语,社会各阶层也必须成为双语。

83. 在可能需要寄宿学校的地区,有人担心如何解决儿童以寄宿的方式离家上学对社会和家庭造成的分裂情况。中国一个正面的例子是,行政人员正在试用寄宿学校的形式和体制,使其对少数民族的家庭、社会和经济格局造成较小的破坏。他们还准许家庭住在学校的附近。

84. 在冲突频仍的地区,没有足够的保障办法来确保寄宿学校的学生、尤其是女生的安全。为了解决安全问题,如果有些地区的社区赞成男女分校的政策,在当地设立男女分开的学校可能是明智的做法。但是,其他若干个案研究报告显示,许多土著社区并不赞成男女分校的教育。

85. 虽然寄宿学校可能有问题存在，但种族混合的公立学校有时候也同样有问题存在。在这种学校里，土著儿童往往遇到极端形式的种族主义，并且被迫接受与文化脱节或麻木不仁的课程。

86. 在某些国家，寄宿学校的教育中男女不平等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如本报告所指出，男孩往往比女孩更可能进入着重学术教育的学校，使他们能够利用经济机会。

87. 总的来说，在考虑保存土著人民的文化特性与消除土著人民和非土著人民的教育差距两者之间的关系时，显然不能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政策与范围更广的制度问题分开处理；也就是说，如果周遭的社会不容许用土著语言实施高等教育，或为土著人民提供就业机会，则提供优质教育以便提高社会地位与保存土著人民的文化和语言两者之间将永远存在冲突。
